



大会

Distr.: General  
24 July 202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八十一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66(a)

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促进和保护儿童  
权利

##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年度报告

### 摘要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这份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80/190 号决议提交的。本报告借联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研究报告发表二十周年的契机，评估了自该研究报告发表以来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演变情况。报告在承认仍然存在重大挑战的同时，着重介绍了已取得的成果，并强调取得进展是可能的。报告概述了特别代表开展的广泛多利益攸关方动员，以及为防止和应对所有环境中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而采取的强有力行动。

\* A/81/150。



## 一. 引言

1.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以确立其任务规定的大会第 62/141 号决议为指导，是全球防止和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独立倡导者。大会第 76/147 号和第 78/187 号决议重申大会支持特别代表的工作。大会确认了在推动进一步执行联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研究报告所提建议和支持会员国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特别代表此方面任务所起的作用。大会还赞赏地注意到特别代表在联合国关于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的全球研究后续活动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并鼓励特别代表继续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大会在其第 80/190 号决议中将特别代表的任务期限进一步延长，期限为 2026 年至 2029 年；并注意到在特别代表办公室主持下的终止暴力侵害儿童问题全球探路者联盟的作用，该联盟既是对防止和保护儿童免遭暴力侵害工作的贡献，也是此项工作的加速器。

2. 本报告借联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研究报告发表二十周年的契机，评估了自该研究报告发表以来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演变情况。报告着重指出了主要趋势以及暴力行为日益扩大的规模和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其原因包括持续和叠加的危机以及技术助长的针对儿童的暴力和犯罪的迅速演变。报告还着重介绍了开展的空前多利益攸关方动员以及为应对这些复杂、跨部门和跨界挑战采取的具体行动，概述了自现任特别代表任职以来此项任务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取得的成果。

## 二. 联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研究报告：二十年后

### A. 暴力侵害儿童的形势迅速演变

3. 2006 年发表的联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研究报告是一个里程碑。它改变了全球对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认识，着重指出这是一种普遍存在、可预防且无正当理由的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至关重要的是，这是联合国首次系统地向全球儿童和青年作为积极参与者参与其中的研究，承认他们的经历、观点和建议对理解和应对暴力问题至关重要。该项联合国研究报告表明，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存在于每一个国家，在包括家庭、学校、照料机构和司法机构、工作场所和社区在内的所有环境中都会发生，并呼吁采取基于预防、保护、参与和问责的全面办法。研究报告的总体建议包括制定国家战略，在法律上禁止一切形式暴力行为，加强数据和研究，投资于儿童保护系统，并让儿童积极参与影响自身的决策。联合国研究报告还呼吁任命一名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4. 二十年后，在落实联合国研究报告所提建议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包括通过任务的倡导与支助工作取得进展。然而，重大挑战依然存在。联合国研究报告所述环境中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尚未消除。新的暴力形式已经出现，长期存在的暴力形式也在演变。儿童面临的相互关联的脆弱性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使儿童易在各种环境中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

5. 特别代表一直通过其年度报告和专题报告，聚焦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关切问题，这一点得到大会认可。<sup>1</sup> 这些报告梳理了暴力侵害儿童方面的一些最重要事态发展。这些报告的专题优先事项反映了特别代表在磋商、国别访问、区域会议和全球论坛期间接触的儿童表达的关切，以及会员国、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表达的关切。在深入探讨这些专题时，特别代表着重指出了有助于加快行动、以更好地防止和应对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关键经验教训。

###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

6.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凸显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为防止疫情蔓延而采取的缓解措施可如何加剧儿童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同时扰乱获得基本服务和利用举报机制。<sup>2</sup> 疫情期间，为 104 个国家的 18 亿名儿童提供基本暴力预防和儿童保护服务的工作受到限制，学校停课则打乱了全世界超过 16 亿学习者的教育。<sup>3</sup> 一开始的公共卫生危机演变成了一场儿童权利危机。由于学校停课、行动限制、隔离、拥挤以及高度的压力和焦虑，儿童在家中遭受和目睹暴力的可能性增加。网络连接虽为继续学习和获得某些服务提供了机会，但也增加了儿童遭受网络伤害的风险。这场大流行表明，儿童保护服务、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以及对儿童问题敏感的举报机制并非可有可无：它们是危机期间必须保持运作的、至关重要的拯救生命服务。

### 人道主义、气候和经济危机

7. 多重、叠加和空前的人道主义危机正在导致全世界儿童更易遭受暴力侵害。目前，世界上近 19% 的儿童生活在冲突地区，比 1990 年代的 10% 大幅上升。<sup>4</sup> 截至 2024 年底，全球有近 5 000 万儿童因冲突和暴力而在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流离失所；2010 年至 2024 年间，全球流离失所儿童人数增至近三倍。<sup>5</sup> 受冲突影响的儿童面临更高的性暴力风险和因遭受暴力而终生致残的风险。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也是加剧保护风险的威胁倍增因素，目前，有 11 亿儿童面临至少三种叠加气候危害的风险。<sup>6</sup> 这些危机共同作用，加剧了现有的脆弱性，使儿童更有可能诉诸消极应对机制。由此得出的重要经验教训是，有必要将关键服务，包括儿童保护、社会保护、身体健康、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教育、司法、获得出生登记和合法身份等，纳入备灾、流离失所应对举措、气候适应和韧性建设工作之中。

<sup>1</sup> 见大会第 74/133、76/147、78/187 和 80/190 号决议。

<sup>2</sup> 见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en/article/leaders-statement-violence-against-children-hidden-crisis-covid-19-pandemic>。

<sup>3</sup> 见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protecting-children-from-violence-covid-19-disruptions-in-prevention-and-response-services-2020> 和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state-global-education-crisis>。

<sup>4</sup> 见 <https://www.unicef.org/easterncaribbean/stories/2024-one-worst-years-unicefs-history-children-conflict>。

<sup>5</sup> 见 <https://data.unicef.org/topic/child-migration-and-displacement/displacement/>。

<sup>6</sup> 见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childrens-climate-risk-report-2026>。

8. 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和更广泛的经济不确定性也已成为世界各地儿童脆弱性的重要推动因素。<sup>7</sup> 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经济冲击正在加剧货币贫困和食物贫困，而目前估计已有 4.12 亿儿童生活在极端货币贫困中，每 4 名 5 岁以下儿童中就有 1 名生活在严重儿童食物贫困中。<sup>8</sup> 贫困和经济不稳定导致儿童和家庭采取上文所述的消极应对策略。虽然许多国家已经扩大了社会保护措施、对儿童问题敏感的预算编制、现金转移方案和减少贫困举措，但这些举措的深度和覆盖面仍然有限。仅有 23.9% 的儿童享有社会保护，这意味着 18 亿儿童未被纳入。<sup>9</sup> 经验教训十分明确：投资于对儿童问题敏感的社会保护，包括为儿童及其照料者提供综合性现金、照料和保护服务，对于保护他们免受货币贫困和食物贫困的影响以及减少儿童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至关重要。

### 快速演变的数字环境

9. 自联合国研究报告发表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之一是，数字环境中暴力侵害儿童问题迅速扩大。在联合国研究报告发表之时，互联网接入还很有限，数字风险仅受到很少关注。如今，每 3 名互联网用户中就有 1 名是儿童，数字技术已成为儿童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联通为学习、参与和社会互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同时也催生了新形式的暴力和剥削；其中包括性剥削和性虐待、网络欺凌、有害内容、宣扬自杀和自残、仇恨言论、错误信息、侵犯隐私、欺诈和身份盗用，以及贩运和犯罪团体及武装团体招募等技术助长的犯罪。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带来更多风险。现有数据凸显了应对这一事态发展的紧迫性。例如，每年有超过 3 亿儿童是网络性剥削和性虐待的受害者。<sup>10</sup> 至少 120 万名儿童透露，过去一年中，他们的图像被用人工智能篡改成露骨色情的深度伪造图像。<sup>11</sup> 特别代表办公室 2025 年在所有区域对超过 30 000 名儿童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6% 的受访儿童认为网络欺凌增加。<sup>12</sup>

10. 儿童保护领域严重程度加剧最迅速的方面之一是网络暴力，其特点是影响遍及全球、传播速度快、具有匿名性以及网络环境难以监管。特别代表一贯强调，不能再将网络暴力视为一个孤立的问题；网络暴力正日益与线下虐待、有组织犯罪活动以及影响儿童的更广泛暴力模式交织在一起。一条关键的经验教

<sup>7</sup> 见 <https://data.unicef.org/resources/sofi-2025/>。

<sup>8</sup> 见 <https://www.unicef.org/stories/child-poverty> 和 <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1-4-children-globally-live-severe-child-food-poverty-due-inequity-conflict-and>。

<sup>9</sup> 劳工组织，《2024-26 年世界社会保护报告：促进气候行动和公正过渡的全民社会保护》（2024 年，日内瓦）。

<sup>10</sup> 见 <https://www.childlight.org/newsroom/over-300-million-children-a-year-are-victims-of-online-sexual-exploitation-and-abuse>。

<sup>11</sup> 见 <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deepfake-abuse-is-abuse>。

<sup>12</sup> 见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en/news/To-Tackle-Cyberbullying-the-Entire-Online-Ecosystem-Must-Act-Faster-and-Together-to-Deliver-Child-Protection-by-Design>。

训是，必须将在设计之初保障儿童安全和儿童隐私作为所有数字平台和服务的强制要求，并以严格的儿童权利尽职调查和报告义务作为支撑。

###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造成的人的代价和经济代价

11. 自联合国研究报告发表以来，另一项事态发展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暴力侵害儿童的严重影响。暴力继续使儿童丧失生命、福祉和未来。在这方面，各区域儿童在与特别代表接触过程中最为一致地表达的关切之一是暴力对儿童精神福祉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儿童在成长发育最关键时期目睹或遭受暴力，会使他们承受毒性应激，并使他们特别容易出现长期心理健康障碍和社会心理障碍，包括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行为障碍、成瘾、抑郁和自杀意念。<sup>13</sup> 每 11 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自杀。<sup>14</sup> 除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外，暴力行为的儿童受害者可能无法在教育 and 健康方面充分发挥潜力，从而可能限制他们未来的收入和生产力。暴力给儿童、家庭和社会造成的人的代价是毁灭性的；可能持续终身，甚至产生代际影响。

12. 除人的代价外，暴力侵害儿童还给各国带来巨大的经济代价；无论收入状况、区域或文化背景如何，情况均是如此。政府为应对暴力对儿童受害者的短期和长期健康影响而承担直接费用。例如，据估计，与儿童精神健康问题相关的全球人力资本损失成本每年达 3 930 亿美元。<sup>15</sup> 尽管有明确证据表明精神健康问题会造成巨大的人的代价和经济代价，但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仍然薄弱，包括在人道主义环境中。此外，在为暴力行为的儿童受害者提供康复服务和对施暴者执法方面，儿童保护系统和司法系统的应对举措也产生其他相关费用。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还会产生间接的长期成本，因其损害对儿童保健、教育和其他社会部门的投资。国家一级对暴力侵害儿童总体直接和间接成本的估计数高得惊人，最高可达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1%。在若干国家，据估计，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年度成本超过政府的年度卫生支出，在某些情况下高达六倍。<sup>16</sup>

13. 在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措施方面进行支出，可获得很高的投资回报率。在最近一项国家评估中，评估发现，暴力侵害儿童产生的成本是该国实施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综合战略所需成本的 85 倍。<sup>17</sup> 关键的经验教训是，需要认识到，涉及卫生、教育、司法、执法、内政、社会福利、儿童保护、信息和通信、旅游和财政等所有部门和部委的儿童保护和福祉支出，不应被视为额外支出，而应被视为在整个生命周期建设人力资本和确保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所必需的投资。

<sup>13</sup> 见 [A/HRC/43/39](#)。

<sup>14</sup> 见 <https://www.unicef.org/reports/state-worlds-children-2021>。

<sup>15</sup> 同上。

<sup>16</sup> 见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en/media/348>。

<sup>17</sup> 同上。

## 二十年后：背景已变，意义犹存

14. 在这一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联合国研究报告的调查结果和建议仍一如既往地具有现实意义和说服力。联合国研究报告提出的路线图尚未得到完全落实。虽然一些国家继续推进改革，加强对儿童的保护，但其他国家在大规模实施良好做法方面面临挑战，原因可能包括资源短缺、财政制约、难以确保协调和机构能力以及双边和多边合作减少等多种因素。

15. 联合国研究报告提出的路线图植根于《儿童权利公约》，并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得到呼应，这一路线图可以实现。正如联合国研究报告所强调的，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儿童行为都可预防。特别代表通过与各区域主要利益攸关方接触，看到为应对暴力侵害儿童问题采取的诸多行动以及日益增强的势头。

## B. 防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可能实现

16. 为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必须采取跨部门办法处理暴力行为及其推动因素，同时铭记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之间的交织性。这要求加强整个儿童保护生态系统(线上和线下两方面)，并投资于儿童和家庭所需的地方一级综合服务链。

17. 要使其变为现实，需要广泛的多利益攸关方和跨界动员。为此，特别代表与会员国、地方当局和社区、区域组织、议员、国家人权机构、联合国系统、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信仰组织、学术界、儿童和青年以及暴力幸存者开展了接触、动员各方并加强了与各方的伙伴关系。

### 会员国

18. 特别代表与各国的接触是这些动员努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 2019 年 7 月就任以来，特别代表进行了 65 次国家一级访问，以与会员国国家当局接触，其中包括自其上次向大会提交报告以来进行的 5 次访问，并正在准备在 2026 年剩余时间内再进行 10 次访问。<sup>18</sup> 国别访问的筹备工作包括与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国家当局以及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区域工作队(酌情)密切接触。自 2019 年以来，在整个国别访问和其他与各国的接触活动中，特别代表会晤了 35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其副手以及各部门 728 名部长和高级官员，此外还会晤了 96 个市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部委涉及经济、财政和规划、儿童保护、社会保护、卫生、教育、内政和司法等领域。特别代表的双边接触活动包括在纽约和日内瓦与常驻代表举行 310 次会议，以及在纽约与儿童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友小

<sup>18</sup> 特别代表已访问下列国家并与其国家当局接触：安道尔、安哥拉、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乍得、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斐济、法国、加蓬、冈比亚、希腊、冰岛、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立陶宛、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他、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波兰、卡塔尔、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泰国、东帝汶、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和赞比亚。特别代表在若干情况下进行了后续访问。

组定期举行高级别双边简报会和在日内瓦与儿童权利之友小组定期举行高级别双边简报会。特别代表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密切合作，持续跟进国别访问和与各国的其他高级别接触活动。

19. 在自就任以来与各区域会员国接触的整个过程中，特别代表对为将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承诺转化为具体变革而采取的行动感到欣慰。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领导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采取整个政府部门一体联动的办法，以防止和应对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及其根本推动因素。在各个区域，各国正依托参与性、多部门和多利益攸关方进程，制定、修订和执行已核算成本的国家行动计划，以防止和应对暴力行为。加强法律和政策框架的努力也在继续，包括防止和禁止暴力行为、确保追究施暴者责任以及加强对儿童受害者的保护和支助等措施。

20. 评估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成本，证明投资于预防和应对措施可产生高回报，这些工作正日益受到关注。此外，用于儿童保护和福祉服务以及社会服务队伍的预算拨款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儿童保护和福祉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发展计划，并被纳入跨部门预算编制进程。在开发和使用指导决策的信息管理系统以及用于追踪执行情况和支出的工具方面，已取得了改进。

21. 在通过自下而上、基于社区的办法梳理并加强地方一级服务方面，也已取得进展。这些工作有助于为儿童及其家庭建立更加协调一致、易于获得且针对具体情况的服务。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为受暴力影响的儿童提供综合服务，往往还同时向妇女提供服务，反映了针对这两个群体的暴力行为的相互关联性。与此同时，各国继续投资加强社会服务队伍和其他一线专业人员的能力，同时推出和加强儿童安全保障标准。

22. 许多国家正在推进以儿童权利为基础的剥夺自由替代办法，包括转处措施和恢复性司法办法。在对儿童问题敏感的社会保护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投资，包括面向儿童及其照料者、由现金、照料和保护服务组成的综合一揽子方案。此外，改革照料系统的势头日益增强，更加强调防止不必要的家庭分离、促进去机构化以及扩大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替代照料。

23. 此外，还在加大努力，确保儿童和青年切实参与影响其自身的决策。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创造机会，让儿童的意见和经历为法律、政策和服务的设计、执行和评价提供参考。正式参与机制在地方和国家两级有所扩大。儿童的观点进一步为全球倡议提供了参考，其中包括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全球部长级会议和全球探路者联盟。

#### **议会和国家人权机构**

24. 议会、议员和国家人权机构在推进儿童保护和福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这些行为体塑造了保障儿童权利的立法、政策、预算和问责框架。自就任以来，特别代表已在国别访问期间，会晤了 160 多名议员并向议会发表讲话；此外，特别代表还在 2025 年 4 月于塔什干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第 150 届大会上，向来自

130 个国家的 740 名议员发表了讲话。特别代表尤其支持设立或加强专门的议会监督机制，其中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儿童和青年福祉问题特别议会委员会。继特别代表 2025 年访问后，在议会、总理和反对党领袖的一致支持下，2026 年 7 月该委员会被确立为议会的常设委员会。

25. 自 2019 年以来，特别代表还在国别访问以及与区域网络和国家人权机构全球联盟举行会议期间，与 122 个国家人权机构进行了接触，着重指出这些机构在监测儿童权利义务履行情况和提供儿童友好型申诉处理机制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特别代表依照《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以及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在增进和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作用的第 2 号一般性意见(2002 年)和关于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的一般措施的第 5 号一般性意见(2003 年)，与相关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密切合作，系统地倡导加强国家人权机构的授权任务和独立性。

### 区域组织

26. 政府间区域组织是全球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努力的关键伙伴。这些组织发挥关键作用，使全球规范和标准适应本区域情况，包括通过其制定标准、监测、宣传和提高认识等职能。

27. 特别代表一直与非洲联盟委员会、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以及各区域经济共同体保持接触，包括制定非洲联盟通过的《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共同立场》以及非洲联盟关于儿童网络安全的示范法。同样，特别代表积极参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相关机制，以制定新一代与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有关的东盟区域框架，这些框架已得到适当衔接。此外，特别代表参加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就已取得的进展、仍然存在的挑战以及应对该区域暴力侵害儿童问题所需的关键行动开展的部长级接触活动。特别代表还支持在实施太平洋岛屿论坛《蓝色太平洋 2050 战略》过程中将儿童保护列为优先事项的努力。

28. 在欧洲，特别代表为《欧洲委员会儿童权利战略(2022-2027 年)》以及欧洲联盟《儿童权利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作出了贡献。与欧洲联盟的合作特别包括围绕儿童参与平台、综合儿童保护系统、“欧洲儿童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实施以及新的数字安全倡议开展的接触。在美洲，特别代表参与了近期一次关于数字环境中的儿童体验的区域性儿童协商活动，协商活动由墨西哥政府与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儿童研究所共同组织，最终形成了一份儿童主导的行动呼吁，向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提出了确保数字环境更加安全的具体建议。此外，特别代表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儿童委员会和阿拉伯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委员会以及其他区域行为体保持着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共同处理中东和北非涉及儿童的优先问题。

## 联合国系统

29. 特别代表在整个任期内，一直动员联合国系统齐心协力推进对儿童的保护和儿童的福祉，包括通过担任暴力侵害儿童问题机构间工作组主席和联合国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全球研究专责小组主席的角色发挥作用。

30. 在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专责小组框架内，特别代表支持会员国在确保采取非惩罚性办法和剥夺自由的替代措施方面取得进展。特别代表与会员国、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非政府组织小组、学术界和其他伙伴密切合作，支持就司法领域、移民背景下和以国家安全为由(包括在反恐应对措施中)的剥夺自由问题，开展同行学习、记录有希望的做法并进行倡导。同时，特别代表还支持努力推广和分享儿童友好型司法系统、转处和恢复性办法、去机构化、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照料方面的范例。特别代表还把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东北部和伊拉克境内的营地及拘留设施中被剥夺自由儿童的释放、遣返、康复和重返社会作为优先事项。特别代表将继续通过专责小组和全球探路者联盟促进同行交流。

31. 特别代表通过担任打击人口贩运机构间协调小组的成员并在 2023-2024 年间担任该小组联合主席，确保在推进各级打击贩运人口承诺方面儿童保护始终是一个优先事项；其中包括推动落实在其本人领导下发起的协调小组“关于在 2025 年之前加快行动预防和制止贩运儿童的呼吁”。特别代表还牵头制定了协调小组关于让儿童参与打击贩运儿童工作的政策指导。

32. 在整个任期内，特别代表与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发展协调办公室密切协调，并与联合国区域工作队和国家工作队举行了 187 次会议，包括在其国别访问期间。通过上述接触，特别代表努力确保联合国向各国提供综合支助，支持将保护儿童及其权利作为落实《2030 年议程》的一项贯穿各领域的内容，并将其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和自愿国别评估进程。这符合《秘书长关于儿童权利主流化的指导说明》，特别代表参与了指导说明的制定工作，并继续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合作，支持指导说明的执行工作。特别代表办公室还参与了《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国际分类》的制定工作，为收集、分析和比较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数据提供了一个共同框架，从而能够加强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监测。

33. 此外，通过定期接触、谅解备忘录以及商定的联合行动和工作计划，特别代表深化了与儿童权利委员会、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秘书长非洲问题特别顾问、秘书长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主管青年事务助理秘书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电信联盟以及联合国系统职员学院等实体的协作与协调。特别代表还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展的重要政府间进程和会议作出了贡献，以推动将儿童保护和福祉作为优先事项纳入这些进程和会议，并将其纳入相关成果和后续活动。这些进程包括《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 民间社会、信仰组织、文化和体育组织

34. 鉴于民间社会组织在防止和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与民间社会组织的接触一直是特别代表工作的一个支柱。在整个任期内，特别代表已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与 1 50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直接接触。这种密切合作为联合倡导、信息交流和国别层面的接触提供了支持。特别代表特别注重将合作范围从国际组织扩大到基层行为体、儿童主导和青年主导的组织、幸存者主导的运动以及与边缘化群体合作的组织。特别代表与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民间社会论坛合作，在全球层面以及区域内部和不同区域之间建立了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特别代表还确保这些组织作为关键利益攸关方参与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全球部长级会议和全球探路者联盟，包括参与 2025 年全年举行的联盟区域会议以及 2026 年举行的全球会议。

35. 特别代表还深化了与信仰组织、宗教领袖和传统当局的长期合作，认识到这些行为体在塑造社会规范、动员社区和促进儿童安全保障方面具有独特影响力。特别代表继续记录并分享宗教、传统和社区领袖及组织所作努力的积极实例，加强国家间的同行交流。此外，特别代表还与宗教造福儿童全球网络密切合作，为相关举措和进程提供支持，如 2024 年 11 月第六届全球网络论坛通过的《关于为儿童建设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的阿布扎比宣言》的后续行动。继全球论坛后，全球网络的成员组织了社区举措以及区域性和聚焦具体情形的对话，特别代表将继续通过定于 2026 年 9 月在内罗毕举行的全球网络全球宣传会议，提供自己的支持。

36. 特别代表与宗教、文化和体育组织密切合作，加强确保儿童保护和福祉的做法，包括在其国别访问期间。这些组织和网络是强有力的载体，可增强儿童的权能、促进社会包容、支持身心健康，并在地方一级提供有助于保护儿童免遭暴力和剥削的安全空间、可信赖的网络和报告渠道。与世界童子军运动组织的伙伴关系促进了儿童参与、儿童安全保障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他体育行为体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了为儿童创造安全环境、强化安全保障标准和支持基于社区的预防举措的努力。特别代表还与保护未成年人圣座委员会保持密切合作，包括在其年度报告进程方面。

## 私营部门

37. 自就任以来，特别代表一直推动私营部门采取行动，应对暴力侵害儿童问题。旅行和旅游业一直是这些努力的一个重点领域。在特别代表与该部门频繁接触(包括在国别访问期间与有关部长和全国性旅游公司协会接触)的基础上，特别代表将其提交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的报告专门用于论述旅行和旅游中的儿童保护专题。<sup>19</sup> 该报告发布后，特别代表与包括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旅行、旅游、零售和娱乐行业的主要公司、民间社会以及世界旅游组织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持续接触，促成在 2025 年 9 月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峰会上实现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与会的首席执行官们承诺将儿童保护作为其公司可持续发展战

<sup>19</sup> [A/78/214](#)。

略的一项关键内容。在这一承诺基础上，目前正在制定一份行动文件，概述各公司为将儿童保护作为优先事项纳入整个价值链可采取的具体步骤，该文件预计将于 2026 年 10 月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峰会上发布。

38. 特别代表与科技公司进行了系统性接触，特别是通过多利益攸关方平台和流程进行接触，包括 WeProtect 全球联盟、全球网络安全论坛和加强社区安全宗教间联盟。这些多利益攸关方平台还协助特别代表与执法机构就保护上网儿童问题保持定期接触，包括与虚拟全球工作队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保持接触。最近，特别代表在 2026 年 4 月与土耳其政府和儿基会共同主办了数字环境中儿童保护问题的国际政策与实践交流会，主要科技公司参加了交流会。这些不同的接触活动促进了从最早的设计阶段就主动纳入儿童安全和儿童隐私的行动，而不是将其作为事后才考虑的问题。此外，这些接触活动正在加强多利益攸关方和跨界框架，以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伤害，同时实现安全的数字参与。

39. 特别代表还通过与国际电信联盟共同领导的“通过在线参与实现保护”倡议<sup>20</sup>与科技行业保持接触，来自业界、民间社会、联合国和学术界的 30 多个伙伴参加了该倡议。2025 年，该倡议的合作伙伴发布了五项指导原则：保护、进步、伙伴、参与、推动。这些原则旨在激励并指导科技公司、政策制定者和儿童求助热线推进便利儿童通过数字手段安全地获得保护和支助。这种合作已促使参与公司采取行动，如让儿童加入咨询小组，将用户与保护和精神卫生服务连接起来，开发预防网络欺凌的工具。

## 儿童和青年

40. 儿童是推进儿童保护和福祉工作的主要利益攸关方，特别代表的所有工作均参考了儿童的意见。特别代表通过国别访问以及通过在线互动和协商，持续与儿童保持接触，同时严格遵守儿童安全保障标准。自获任命以来，特别代表已同 47 000 多名儿童进行了直接互动。她还发起了在线民意调查，调查对象已超过 3 240 000 名儿童。这些民意调查为与儿童保护和福祉有关的各种进程提供了信息，内容涵盖欺凌、儿童贫困、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问题。此外，特别代表办公室共制作了 15 份儿童友好型材料，包括报告和信息图表，内容涉及与暴力侵害儿童有关的各种问题，在编制这些材料时吸纳了儿童的意见，这些材料已被译成多种语文。除联合国正式语文外，<sup>21</sup> 会员国、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伙伴也将办公室的儿童友好型材料翻译成当地语文并加以传播。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不同利益攸关方广泛传播并使用这些报告，以提高认识、增强儿童权能并支持儿童之间的同伴交流。

41. 特别代表通过在办公室网站上推出经重新设计和更新的儿童参与地图，加强了儿童贡献的可见度。办公室收集了 700 多项由儿童主导的举措的信息，这些举措体现了儿童为促成改变而展示的创造力、领导力、专业知识和决心，其中

<sup>20</sup> 见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en/pop>。

<sup>21</sup> 见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zh/document-library>。

300 多项举措已列入更新的地图，还在持续添加新的实例。<sup>22</sup> 这些举措广泛而多样，说明性实例包括儿童通过教育游戏营造更安全的学校环境，以及为防止欺凌、网络欺凌和性别暴力而开发数字工具。女童组建了同伴网络，帮助防止童婚和残割女性生殖器等有害做法；还有青年开发了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为受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影响的人提供支助。此外，儿童还为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行动。经历流离失所的儿童推动采取保护、建设和平和社区行动，还有儿童参与政策对话和举措，以支持儿童的福祉。

42. 特别代表在所有决策者和利益攸关方中提倡儿童切实参与的文化。在特别代表就任以来访问的 65 个国家中，在 20 多个国家，从乡村委员会到国家儿童议会，儿童的意见被反映在法律和政策设计中。此外，特别代表还促进让儿童参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工作和自愿国别评估进程。2025 年，参与水平达到最高；在提交自愿国别评估的 35 个国家中，有 24 个国家在评估中报告称，在编写过程中征询了儿童和青年的意见。

#### 同行交流、多利益攸关方和跨界合作

43. 每个国家都面临不同的挑战。没有一个国家掌握全部答案，但每个国家都有可分享的宝贵经验。因此，特别代表一直在加强同行学习、良好做法交流以及双边和多边合作。她还推动评估共同和跨界挑战，促进解决方案的确定与传播，从而在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信任。这些努力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需要整个儿童保护生态系统共同努力。

44. 特别代表的国别访问以及与国家和地方行为体的接触使她能够将这些利益攸关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等方直接联系起来。这促成了经验和行动(如上文着重介绍的经验和行动)的交流，这些经验和行动有助于应对在防止和应对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方面已确定的具体挑战。

45. 特别代表与政府间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接触也为支持同行学习和交流提供了渠道。这种接触包括参与高级别宣传活动，为制定和监测打击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区域框架提供技术贡献，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参加听证会，以及创建不同区域的组织之间的联系。

46. 在全球一级，特别代表通过主要的多利益攸关方平台和进程，将各国联系起来并为同行学习和交流提供支助。这项工作的一个核心支柱是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全球部长级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后续行动，会议于 2024 年 11 月在波哥大举行，汇集了来自 130 个国家的 1 400 多名与会者。特别代表系统地参与了国家和区域筹备进程，并参与了支持和监测落实会上所作 400 余项具体承诺的进展情况的工作。将于 2026 年 10 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投资儿童福祉世界峰会”，于 2026 年 11 月在菲律宾举行全球部长级会议，这些会议将在这方面提供更多机会。

<sup>22</sup> 见 <https://violenceagainstchildren.un.org/en/child-participation/map>。

## 终止暴力侵害儿童问题全球探路者联盟

47. 特别代表通过全球探路者联盟开展的架设桥梁工作尤为重要。联盟汇聚各国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分享经验，相互支持，将承诺转化为应对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有效行动。联盟还与其他全球联盟建立联系，以确保协同作用和互补性。全球探路者联盟在首届全球部长级会议上启动，截至本报告定稿时，已有 54 个成员国，另有一些国家已表达加入的意愿。

48. 在整个 2025 年，特别代表在欧洲(4 月 2 日，法国斯特拉斯堡；10 月 14 日，布加勒斯特)、非洲(5 月 7 日和 8 日，阿布贾)、美洲(7 月 10 日和 11 日，墨西哥城)以及亚太地区(11 月 12 日和 13 日，马尼拉)召开了一系列探路者国家区域会议，与会者共计 170 多人。在这些接触活动的基础上，2026 年 6 月 4 日和 5 日，在都灵举行了全球探路者联盟首次全球会议，会议标志着联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次会议汇聚了超过 151 名与会者，包括联盟成员国、联合国实体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及宗教领袖和技术专家。

49. 全球会议的一项主要成果是启动了知识共享市场，这是一个由成员国驱动的平台，旨在促进同行学习、展示成功做法并加强整个联盟的合作。提交了 100 余项由各国牵头的“行动构想”，不仅记录了所取得的成果，还记录了如何启动、资助、协调、实施和保持改革，以帮助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适用成功的方法。该市场将继续响应成员国的优先事项，作为一个动态平台不断演进。

50. 全球会议的另一项成果是成员国确定了持续合作可加速进展的优先主题。成员国启动了专题小组，就数字安全、儿童友好型司法系统、替代照料和去机构化、社区和地方参与以及投资于儿童保护和福祉等问题继续开展交流并深化合作。特别代表将通过记录并传播具体行动和实用工具，定期召集多利益攸关方会议，促进区域内和跨区域成员国之间的同行交流，为这些专题小组提供支持。

51. 会议还有一项关键成果，即加强了跨界和多利益攸关方合作。会议促成了成员国和其他伙伴间的 79 次双边会晤。若干后续举措已在进行中。成员国正在组织考察访问、技术交流和同行学习活动，以使成功做法可适用于本国国情，从而为就共同优先事项开展合作举措创造新的机会。联盟将继续支持这一动态，今后的区域和全球会议将为审查进展、确定新出现的优先事项和加强合作提供进一步机会。

## C. 展望未来

52. 在联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研究报告发表二十年后，距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仅剩不到四年时间，世界仍未走上兑现到 2030 年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承诺的正轨。然而，各国、各部门坚定不移的倡导者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这表明扭转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的局面仍有可能。必须继续这种强有力的动员和行动，将每一个利益攸关方和世界每一部分都纳入进来。

53. 儿童可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多边主义能够为儿童带来切实成果：能够提供解决方案，将致力于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者联系在一起，全球探路者联盟即是例证。这种以包容、平等和合作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对于应对跨部门、超越国界的挑战仍然不可或缺。

54. 回顾七年任期，鉴于大会一再确认此项任务所取得的进展，特别代表谨着重指出，在联结所有主要利益攸关方以及使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被始终置于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政治议程的首要地位方面，此项任务具有附加价值。但特别代表要强调，无法通过一个实体的行动取得成功。特别代表谨向致力于保护儿童免遭暴力侵害的无数个人和机构致敬。在各国政府、区域组织、民间社会、信仰组织、地方社区、私营部门和联合国中，坚定的领导者和从业者继续推动变革，往往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

55. 特别代表尤其要向儿童和青年表达最深切的感谢，他们的勇气、创造力和韧性塑造了这项工作，激励了各级的行动。正如儿童一再通过其声音和行动所表明的，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并非遥不可及的愿景。

56. 自联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研究报告发表以来，整整一代儿童已长大成人。但向他们承诺的安全世界仍未实现。现在，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为了儿童并与儿童一道共同努力，做得更好、行动得更快，以确保儿童不必再等待一代人的时间，便能享有一个可以在没有恐惧、没有暴力的环境中成长并茁壮发展的世界。

---